



□葛昌明

冬天的早晨,当我们还躺在炕上,窝在被子里时,母亲已经点燃了炉膛里的柴草。屋子里迅疾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待柴火燃旺,母亲把煤块掰碎丢进炉膛里。母亲跑过来将我们被子的一角掩实,不让我们裸露出来的肩膀着凉了。之后,母亲挑着水桶去水泉上担水去了,于是在我们匀称的呼吸声里,炉火旺起来,放在炉子上的锅里的水开始响起来。

在袅袅炊烟升起的地方,便有了岁月的温情,拾起了游子的衣襟。然而,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因为模糊的记忆和贫穷的生活,限制了我们收藏它的心情,往往把这些风景疏忽了,任它流浪在风的平原上。

金坪,这是一个在地图上可以忽略不计的村庄,这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村庄。周婶家用铁勺油炆葱花醋,就能香飘整个巷子;一声狗叫,一声驴嘶,都能辨清是门前芮家的还是屋后南家的。这里养育着七八家姓氏的百来口人,金坪——生我养我的故乡。

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大沙沟、小沙沟、榆树沟沟、沙渠湾、南仓沟、溜拉牌等沟沟岔岔走出来的王、卢、杨、芮、葛、罗、南等几姓人家,选中金坪这块地方,修房安宅,开田拓地,于是,有了金坪的村落。

从散居到聚居,村庄的形成,是基于群体成员(村民)共同的需要,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半坡人从原始森林到半地穴式而居,并非一蹴而就。然而,“金坪”,或许因其普通和微小,其建村的历史离我们并不太远,都存活在金坪每个人的记忆里。至于散落在金坪沟沟岔岔的人家,每一户都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传说。

庄户人家的意识很淳朴,早出晚归,耕田种地,养家糊口,却无意间赋予了“金坪”无限美好的想象。金坪,既没有“金子”,也没有壮阔的“坪地”。前临山,后依山。按理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满沟满凹光秃秃的,石头多,可耕的田地并不多。金坪切切实实是靠天吃饭的,然而,十年九旱,金坪,并没给予我们多少粮食。

苦难是鲜活的,记忆是悠长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坪的人们默默无闻地过着紧紧巴巴的日子。而随着他们的颠沛流离,或者走南闯北,金坪,这个村庄始终有二郎神的护佑,有皮影戏的陪伴,有社火会锣鼓家什的铿锵。信仰和生活的联结,自然结成一种朴实而顽强的精神,犹如巍峨的米家山,冬青夏翠,丰满着贫瘠岁月里或稀或稠的拌汤,体恤着他们的春夏秋冬,交织着他们的悲欢离合。于他们而言,即使日子过得很单薄,但总相信阳光总会照耀到他们的脸庞,温暖他们的胸膛。

一股从喜鹊沟引流下来的泉水,在庄子东南面经久不息地流淌,喂养着全村人及全村人的骡马牛羊鸡猪狗。泉水聚成一汪浅浅的涝坝,十天半月,浇灌着菜园子的几亩水田。

泉水很甜,故土难离。上世纪80年代末,要从金坪往灌区搬迁,多数人家一定要带上几壶金坪的泉水。但无论金坪的泉水怎样香甜,金坪依然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它可以蕴养我们对水的最原始的记忆,却满足不了我们果腹之需。

说走就走。搬迁,从干旱山区到提黄灌区。于是,金坪,这个在我们眼里还称得上繁华的小村庄,迅速解体,只剩下三四户倔强的人家,再就是一地残垣断壁。我们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

沿着这样的思考,我们世代代迁徙、繁衍、生活。或许答案不是唯一,但我们就这样努力地仰望着生活的蓝天。

马兰花盛开的时候,我们赶着一群

驴在山沟里砍柴。冬天,男人们在钻夹墙的煤行里,在孱弱的煤油灯光下,在漆黑的世界里挑起生活的勇气 and 希望。女人们则包裹着头巾,去拾头发菜。走街串巷的甘谷货郎来了,猪鬃换点点花馍的颜色,给孩子买几颗豆豆糖,置一把篦子、梳子,换一两件衣服,扯几尺花布。腊月里杀年猪,把左邻右舍都喊过来吃顿年猪饭,日子过得如此简单。

在岁月的长河里,金坪,它只不过是 我们居住生活过的一个小小的村落。但终究将它的一山一水刻画在我们人生的坐标里,烙印在我们柔软的心底。一生一世,在或长或短的人生履历上,始终书写着这个简单的符号。它并不富饶,也非富有,却给了我们生的勇气与活着的希望。

灯光是一个丰满的形象,煤油灯是金坪夜晚的开始。同样在忽闪忽闪的灯光下,母亲在缝缝补补,或者趴在炕桌上拣头发菜,或者在给我们捉衣服上的虱子。也还是在那盏煤油灯下,父亲教我写过“大、小、多、少”“上、中、下”“马、牛、羊”“人、口、手”……

于是,在来来往往的旅程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起起落落的潮流里,在过去与现在和未来之间,金坪,它有形无形地漂泊着,让故乡的人在梦里牵挂,在记忆里寻找。

百十来口人的小村庄,有会打铁的,有会缝皮袄的,有会做木工的,有会画棺材的,有会打卦的,有会接生的,有会说媒的……技能和日子联系,手艺与生活贴近,可以稍稍让他们的日子与众不同,也因了他们的参与,可以真实地完成庄子上每一项重大工程,比如要社火,到庙上求雨,比如修路筑坝,背砂压田,开渠引水,还比如每户人家的婚丧嫁娶,几乎全庄子人都在走动。这既是农耕时代变工互助之精神的传承,也是村民齐心协力具有的格局。

谁家的骡马走失了,小儿夜哭等等闹心之事,必有易人相求相解,至于上梁安灶,吊门起坟,禳灾祈福,金坪上的人小心而谨慎,拜二郎,访易人,恭敬而诚心,让平淡的日子,朴素的生活,长出热情的仪式,为瘦弱的岁月绽放出异样而绚丽的色彩。

春秋秋收。麦子打了多少石,糜子打了多少石,在很长一段时期,这始终是金坪上庄户人家关心的中心。好的庄户人家有好的收成。我的小伙伴家里生活条件好,他常吃白面馍馍,我就想着用我的黑面馍馍换他的白面馍馍,他竟然乐意,我也很高兴。

水沟是块奇特的地方,有块滴水的岩洞,夏天的时候,走进那岩洞里,竟然还有冰棱子;水沟对面的沙滩,有成为化石的乌黑的鸟蛋;中台子全是压了砂的砂地,种着糜子,也有的种瓜;糜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偷吃糜子的鸟儿多,地边上插着的稻草人鸟儿不怕,我们就要去打鸟儿,看见麻雀快靠近糜子地里了,嘘——嘘——鸟儿便高飞在秋天的天空上。

寒来暑往,四季循序。金坪,带着股韧劲,绵延在岁月的河道上。简单,抑或简陋的小村庄,既赐予我们历数不清的苦难,也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快乐和幸福——金坪,我们拥有真实生命的所在。杏树园子的水结成了冰,我们穿着单薄的棉窝子在那儿溜冰;在灰堆上拾捡没有燃尽的炭块;在喜鹊沟里拾柴,夹墙里挖煤,鸭儿沟放驴,跟着沟沟里乾各闹社火,站在大凹上伸长脖子看马场山的电视转播塔……

马尔克斯说过,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即便这样,我们记住了在金坪上的生活,虽然繁琐,但却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雍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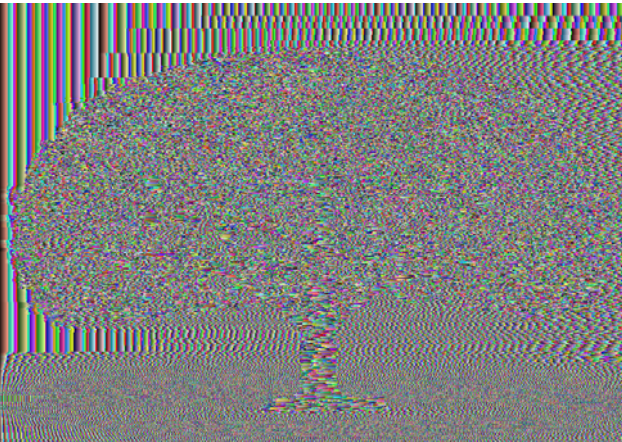
为了诠释积少成多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诞生过很多成语。诸如积土成山、积水成渊、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如果再勉强加一个准成语,可以叫“集玉成树”。汉武帝是“集玉成树”的始作俑者,他在官外建起一座神明殿,前庭中植有玉树。所谓“植”,其实是混搭,因为其玉树“葺珊瑚为枝,以碧玉为叶,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为之。”

汉武帝“植”玉树的豪横故事,被六朝时的一位好事者编为《汉武帝故事》二卷,于《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就是这个故事影响了李白、杜甫、晏几道等众多大咖,因而成为唐诗宋词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典型意象。杜甫在其名篇《饮中八仙歌》中,有“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之句。“宗之”即崔宗之,不过是诗作平平的一枚“官二代”(玄宗宰相崔日用之子),仅一首诗传世,可因为杜甫这首诗,他与李白、张旭、贺知章等大咖一起彪炳史册,并称“饮中八仙”,还成为成语“玉树临风”的独家代言人。

李白、杜甫、晏几道们谁都没见过汉武帝的玉树,却

千家文玩市场,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见到中意的玉器就买。看着压箱底儿的古玉由几百、几千攒到了上万件,一个超级土豪的想法在崔义忠的心中闪现:中国古代就有玉树的传说,如果把这些古玉集中起来,摆放成一棵玉树并对外展览该有多么壮观?这个念头随即被现实浇了一头冷水。因为,这棵玉树需要有个博物馆来展陈,可崔义忠从文玩经营中赚得的钱多数又被古玉收藏所消耗,别说建博物馆,就是换个大一点的房子都是奢望。崔义忠的心头为此平添一丝愁绪。而此后不久,另一位收藏家廖华南的出现解开了崔义忠的心结。廖华南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年轻人,虽然比崔义忠小了十多岁,但两人都收玉、藏玉、琢磨玉文化,一见如故,由陌生而成莫逆。相谈之下,一个由廖华南筹建场馆、展陈两人藏品的设想应运而生并付诸实施。这个民营博物馆取名为华翌博物馆,华取自廖华南的华,翌取自崔义忠的义(谐音)。

又是十年时光倏然而去。其间,两位收藏家联办的华翌博物馆已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民营博物馆,该馆位于济南阳光舜城南侧的天



频频将其作为喻体,比喻来比喻去,玉树到了后世一变成成为美男子的代名词,甚至没有人去好奇它本来的样子。今年65岁的济南收藏家崔义忠先生,常年是一身灰色夹克,足下一双布鞋,从外貌上很难让人与英俊潇洒的美男子联想在一起。就是这么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心里却揣着一个复原玉树的奢华梦想。

1979年,22岁的崔义忠去探望病重的姑姑,姑姑把一枚戴了多年的玉佩作为传家宝送给了他这位崔家唯一的男丁。这块凝结着家族亲情的古董被崔义忠视为珍宝,他也因此迷上了文玩,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就涉足文玩的人。文玩圈里有“捡不完的漏,吃不完的药”,需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了落难”,还需要甘心端着金饭碗吃淡饭。崔义忠善于研究、注重信誉,在济南乃至山东文玩圈里做得风生水起。当别人倒来卖去赚快钱的时候,他却把淘换到的一件件古玉攒起来,无论别人出价多少,一件也舍不得卖。“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我的收藏中,我最舍不得卖的就是玉器!”

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他淘遍了全国各地大大小小上

泰·太阳树社区,展馆面积1300余平方米,馆藏文物上万件,囊括玉器、瓷器、佛像、书画等多个门类。这十年间,他们奔走海内外各地继续搜寻,沙里淘“玉”。一株占地60平方米、枝繁叶茂的玉树于不久前最终创意设计并组合成型。这株凝聚两位收藏家数十年心血的馆藏重器被命名为“玉树临风”,它由7530余件明清和田玉件创意组合而成,点缀装饰在“玉树”上的玉器有600多种形制,有大小、图案各异的玉牌、玉插屏、玉屏风、玉步摇,有造型别致的玉簪、玉筷、玉洗、玉砚,还有罕见的玉握、玉含、玉珥……仔细端详那些不起眼的小件,不少竟是和田羊脂极品。

第一次看到“玉树临风”,很多人在震撼之余,首先会想到这得值多少钱?而在收藏家眼里,他首先会想到,这得花多少时间?因为,即便你有足够的财力,在短期内可以买下上万件当代玉器,但要将这7530余件明清和田玉器集在一起,非有几十年的时间是办不到的。

玉树临风的故事告诉世人,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的时间都可以换算成了了不起的事,崔义忠和廖华南两位先生做到了。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

【青未了散文奖征集作品】

那个叫故乡的小山村